

胡祇適集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叢書主編 李軍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元) 胡祇適 著 魏崇武 周思成 校點

胡祇通集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叢書主編 李軍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元) 胡祇通 著 魏崇武 周思成 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胡祇遹集/(元)胡祇遹著;魏崇武,周思成校點.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2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李軍主編)

ISBN 978-7-80702-740-9

I. 胡... II. ①胡... ②魏... ③周... III. 古典文學 - 作品集 - 中國 - 元代 IV. 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64086 號

		Huzhiyu Ji
書名	胡祇遹集	
著者	胡祇遹(元)	
校點	魏崇武 周思成	
責任編輯	徐 潛 張雪霜	
封面設計	李岩冰 柳甬澤	
出版發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長春市人民大街 4646 號	
網 址	www.jlws.com.cn	
印 裝	長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32 開	
印 張	22.125	
字 數	6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8.00 元	
書 號	ISBN 978-7-80702-740-9	

本書為國家“十一五”出版重點規劃
項目,受到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編委會名單

叢書顧問：李修生 楊 鐮

叢書主編：李 軍

叢書編委：李 軍 李 鳴

邱居里 張文澍

鄧瑞全 韓格平

魏崇武 羅 超

序

1923 至 1927 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1〕}但是長期以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於種種原因，却仍有歧義。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績的，關於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沒有及時為文學學科吸納。文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 1987 年下半年，經所內同仁的討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1988 年 10 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准了《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的立項。1990 年 12 月，我們對於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全元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

〔1〕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總論元文化》，1927 年《燕京學報》；1934 年勵耘書屋原刻本；《勵耘書屋叢刻》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年重印。

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別集的整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編纂工作的，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18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一項用剪刀加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況和收錄文集的情況，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議定下一步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別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別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元人別集與明清兩代比較是少得多，明人別集有近萬種，清人別集在五萬種以上，但也有可觀的數字。根據蕭啓慶先生估算，元代儒戶可能有十萬餘戶^{〔1〕}。編籍在其他戶類的以及道釋也多有文化水平。可以說有條件編輯自己詩文成集的人，不在少數。元吳澄在《張仲默詩序》中說“近世之為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2〕}，也可以證明。編纂《全元文》過程中，我個人經眼的元人別集序、引、題、跋，約有一千二百篇左右，別集應在千種以上。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錄六百七十餘種。《全元文》收錄文作者三千一百餘人，文章三萬三千餘篇，文集詩文集二百種以上。《全元文》出版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已完成。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於

〔1〕 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灣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版。

〔2〕 《全元文》14冊265頁，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

2002 年正式立項，實際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全元詩》共收錄詩作者五千二百餘人，詩作近十四萬首，其中收錄詩集在三百種以上。

說到元人別集的問題，這裏不能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元代的起訖點和什麼人可以列為元人？宋濂修《元史》，起訖為元太祖元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即：1206—1368 年。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亦同。我們編纂《全元文》時，就《全元文》的收錄原則請教啓功先生。啓先生說：“從道理上講，凡生活於元代，在元代寫有文章的，都可以收錄。宋金兩朝的人，凡是入元，死於元朝的人，都可列為元人，如牟巘，前人習慣列為宋人，實為元人，有趙子昂的墓誌為證。”由元入明，在元朝寫有文章的，也可以收錄。我們當時為了與《全宋詩》、《全宋文》、《全金文獻》、《全明文》等總集的編纂工作協調，對於收錄的範圍自我設定了一個時限。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由於傳統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見，一些由宋金入元，由元入明的人，多不列為元人，對於這類情況，還需要研究。由於看法不同，數字就會有較明顯的不同。但無論怎樣計算，元人別集的數量應在三百種以上是毫無問題的。

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完成，對於那一朝代文史研究的作用是大家公認的。但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不能替代別集的整理，而況《全元文》、《全元詩》編纂時，別集的整理也剛剛起步，目前已整理的別集還是少數。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一些出版社已開始策劃這方面的項目，有的別集已有整理本出版，我們《全元文》編纂的參加者，也已參與了這方面工作，參與整理之後，更感覺到別集整理的迫切性。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吉林文史出版社與我們一起提出了編纂這套《元人別集叢書》，並希望有一定規模。

從三百種以上的別集中，選出五十種有一定代表性的別集，經過整理編成一套叢書，是編纂這套書的初步的目標。只要求一定的代表性，不要求重要別集盡數收羅在內，因為有的集子不一定在這段時日

內能够整理出來，有的集子國內同仁已經出版整理本，我們《全元文》的參加者和合作的朋友僅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完成這方面的部分工作。根據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我們要求收入叢書的每部別集均應選擇收錄較全、錯訛較少的版本作底本，做好輯佚、校點工作；每部書都有前言和附錄。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詩文成就，以及版本流傳情況；附錄收錄作者傳記、唱和作品、詩文評以及別集收藏情況等相關文獻。

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苦的工作，高等院校教師一般都承擔着比較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在目前的考評體系中，古籍整理成果所占分值不高，因此，參加這項工作的老師們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然，這並不是降低對於我們的要求，叢書第一批書即將出版，我們期望國內同好的批評，更期望更廣泛的合作。元人別集的整理工作剛剛開始，我們相信這方面工作將逐步得到開展，以適應元代文化研究和當代文化建設的需要。

李修生

2008年11月立冬日寫於懋堂

前 言

胡祇遒(1227—1295)^{〔1〕}，字紹聞，號紫山，諡文靖，磁州武安(今河北武安)人，蒙元初期之能臣、著名文士，《元史》有傳。著有《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紫山集》六十七卷^{〔2〕}。前兩種已佚，而現存《紫山大全集》實非全帙。

對於胡祇遒的治才，其知己王惲(1227—1304)一再稱揚。他稱胡祇遒“佐理於朝，讜言直論，不屈權貴；作牧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爲諸郡最；擢任風憲，擊姦發伏，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3〕}，“其識時應務、通方有爲，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俊傑也”^{〔4〕}。門生劉賡(1248—1328)《紫山大全集序》也主要稱頌胡祇遒的政績，宋濂等《元史·胡祇遒傳》更是只紀其政績。清人瞿鏞(1794—1846)曾在《紫山大全集》目下加按語云：

案：《元史》本傳第詳政績而未及詩文。劉序謂“潛心伊洛之學，慨然以斯文爲己任”，今讀其雜著，經濟學術悉可參見。又嘗著《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其非無本之學可知矣^{〔5〕}。

這段話讚揚胡祇遒的“經濟學術”，實際上也沒有對其文學創作進行評價。倒是《四庫全書總目》之《紫山大全集》“提要”較爲全面：

〔1〕 關於胡祇遒的卒年，《元史》本傳所謂“(至元)三十年(1293)，卒，年六十七”的記載有誤。相關考訂請參閱豐家驊《胡祇遒卒年和王惲生年考》，《文學遺產》1995年第2期，第115—116頁。

〔2〕 劉賡《紫山大全集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3冊第300—301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按，《易解》又作《易直解》(王惲《紫山先生易直解序》，《全元文》第6冊第193—194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3〕 王惲《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全元文》第6冊第140—141頁。

〔4〕 王惲《舉明宣慰胡祇遒事狀》，《秋澗集》卷91第2b—3a頁，文淵閣四庫本。

〔5〕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第61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史稱其……蓋以吏材名一時，而無一語及其文章。今觀其集，大抵學問出於宋儒，以篤實為宗，而務求明體達用，不屑為空虛之談。詩文自抒胸臆，無所依仿，亦無所雕飾，惟以理明詞達為主。元代詞人往往以風華相尚，得茲布帛菽粟之文，亦未始非中流一柱矣^[1]。

實際上，《元史》本傳之所以只紀其政績，而不及其詩文，估計是受到了劉賡所講的李謙（1233—1311）所撰胡祇遹《神道碑》（已佚）和王惲《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等文章的影響。王惲並非有意貶抑胡祇遹的文學成就。須知蒙元初期曾掀起過一股講求“有用之學”的思潮，而胡祇遹與郝經（1223—1275）、王惲等正是力倡者。正是出於對摯友的深刻理解，王惲才會盛稱其政績而不及其餘。

其實，胡祇遹在文藝創作和批評方面還是頗有成就的。作為散曲名家，其散曲風格曾被明初朱權評為“秋潭孤月”^[2]。作為“元代戲劇學第一人”^[3]，其被紀昀斥為“嫖狎倡優之語”的《黃氏詩卷序》、《優伶趙文益詩序》、《贈宋氏序》諸篇^[4]，恰恰是現存元初戲曲批評的珍貴文獻，多虧四庫館臣手下留情，才得以保留至今。其書法也“脫去翰墨蹊徑，自成一家”，與王磐（1202—1294）同為蒙元初期北方書法家的佼佼者^[5]。

至於《紫山大全集》中的詩文作品，其風格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質實暢達，雖不是特別出眾，卻有自身特色。目前，對《紫山大全集》的文學成就還缺乏研究，但其史學價值則早已被元史學界所重視。比如李治安等《元史學概說》認為：

該集體例不拘謹，序記碑銘多可據以考證史書。雜著四卷，收入了作者作官時的隨筆劄記、短章小品、蒞官條約、公移案牘，對研究元朝的官場掌故、銓選、吏治、賦役、戶計、投下等，價值甚

[1]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下冊），第220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2] 朱權《太和正音譜》，《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3冊第18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

[3] 陸林《元代戲劇學研究》，第26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

[4]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下冊），第2209頁。

[5] 劉賡《紫山大全集序》，《全元文》第13冊，第301頁。

高^[1]。

而巫寶三等《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選輯》(宋、金、元部分)^[2]共選入元代十三個人的著作,其中有胡祇通《寶鈔法》、《論聚斂》、《論司農司》三篇,入選篇數上僅次於馬端臨的五篇。前些年,臺灣地區“宋代官箴研討會”竟將《紫山大全集》中的四卷《雜著》也列為重點研讀文獻之一,等等。於此可見《紫山大全集》的重要價值。我們認為,為了給將來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礎,對《紫山大全集》進行校點,實屬必要。

一、胡祇通詩文的結集及其在元明時期的流傳

胡祇通屬於蒙元初期的人物,其詩文集在生前未曾刊行。據劉賡《紫山大全集序》記載:“(胡祇通)平生著述《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詩文號《紫山集》者六十七卷。公薨二十年,賡以事道過彰德,其子太常博士持將鋟梓以壽其傳,懇以序引為請,賡以不敏辭。迨四三年,而請益堅……賡才力譾薄,獲與搢紳之列,殘膏剩馥得公沾丐者多矣,此意豈可忘哉?公之出處行己大方,有野齋、秋澗所撰《神道碑》、《祠堂記》在。感念疇昔,非敢以為序也。”^[3]劉賡作序時間是在“延祐二年(1315)重九日”,那時,離胡祇通去世已有整整二十年。按說,胡持有刊刻計劃,似乎也應該有經濟能力(自胡嵩至胡持,四世為官),但所編定的《紫山集》是否真的實現刊刻,並無確切材料證明。從元明藏書目錄罕見著錄的情況看,《紫山集》即使實現刊刻,印數可能也比較少,甚或又因元末戰火等而亡佚殆盡。

在明代,著錄胡祇通詩文集的書目寥寥無幾,僅有的幾部也大多是宮廷的藏書目錄,可見胡祇通詩文集在明代流傳不廣。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錢溥《秘閣書目》、葉盛《菴竹堂書目》,均著錄“《紫山文集》二十冊”,其中《文淵閣書目》註明“殘缺”^[4]。張萱等《內閣藏

[1] 李治安等《元史學概說》,第295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2]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3] 劉賡《紫山大全集序》,《全文元》第13冊,第301頁。

[4] 有學者認為,《文淵閣書目》所標的“殘缺”等實際上是明代中後期核校時所作標記,並非楊士奇等編目時所記。參閱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第32-3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書目錄》則著錄：“《紫山先生大全集》：元胡祇遹著。凡六十七卷，闕十五至十九卷、五十九至六十一卷。”^[1]這些書目均未註明所藏胡祇遹詩文集究竟是刻本、抄本還是稿本。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瞭解到：1. 胡祇遹詩文集在明代有《紫山文集》或《紫山先生大全集》的異稱；2. 最晚到明中葉，胡祇遹詩文集已出現殘缺現象。

之後，明末清初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著錄“胡祇遹《紫山先生大全集》六十七卷”^[2]。但《千頃堂書目》情況比較複雜，所錄部分書籍未必千頃堂實有或黃虞稷親見，因而難以據此斷定六十七卷本《紫山先生大全集》在清初是否尚存。這裏略舉一例，以作佐證：同在卷29，《千頃堂書目》著錄“楊奐《還山集》六十卷，又《紫陽遺稿》二卷”。楊奐（1186—1255）也是蒙元初期的人物，其《還山集》六十卷至晚到明中葉已散失殆盡。嘉靖元年（1522），宋廷佐從群書中哀輯而成《還山遺稿》二卷，即上引所謂《紫陽遺稿》。可知該書目有時不足為據。

結合康熙時取材繁富的顧嗣立《元詩選》竟無《紫山集》的現象^[3]，以及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已無存本可依的情況，我們認為六十七卷本《紫山文集》（或《紫山先生大全集》）大致佚於明末清初，這個判斷應該可以成立。

二、清乾隆以來《紫山大全集》的版本狀況

現存《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由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重編而成，後來的各種抄本、刻本均由此衍生。但各種版本之間還是存在差異，如果要利用和整理《紫山大全集》，這個問題是必須考慮的。

1. 清乾隆間翰林院抄本

清乾隆間翰林院抄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室，共七冊，二十六卷，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有“欽定四庫全書”六字，白口，單魚

[1] 張萱等《內閣藏書目錄》卷3第35a頁，《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2]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29，文淵閣四庫本。

[3] 只在其《癸集》中收胡祇遹詩二首。

尾，四周雙欄，紅格。卷首有劉賡序，但缺該文頭一頁。卷一首頁鈐有四印，自下至上依次爲：“詩龕藏書印”、“存素堂珍藏印”、“詩龕書畫印”、“北京圖書館藏”。

經筆者統計，該本所收作品數量如下表：

卷次	體裁及篇(首)數	卷次	體裁及篇(首)數
卷1	賦(1);五古(67)	卷14	表(10);題(4);跋(26);銘(4);贊(2)
卷2	五古(94)	卷15	碑(7)
卷3	五古(40)	卷16	碑(12)
卷4	七古(60)	卷17	碑(10)
卷5	五律(152);五言排律(2)	卷18	墓誌銘(19);行狀(1)
卷6	七律(214)	卷19	祭文(23);哀辭(1);疏(12)
卷7	五絕(12);七絕(397);詩餘(23)	卷20	雜著(20)
卷8	序(45)	卷21	雜著(17)
卷9	記(17)	卷22	雜著(21)
卷10	記(16)	卷23	雜著(12)
卷11	記(17)	卷24	語錄(68)
卷12	書(12)	卷25	語錄(50)
卷13	論(5);說(13);議(1);喻(2)	卷26	語錄(56)
備註	1) 詩有一題多首的現象，按首統計； 2) 卷13之《病說》、《敬祝仲容病說》以及卷20至23“雜著”中一題多則者，均按題統計； 3) 卷24至26“語錄”類，因無題，故按則統計。		

在現存《紫山大全集》諸版本中，以清乾隆間翰林院抄本內容最爲齊全：

(1) 比現在常見的文淵閣本《紫山大全集》多出14篇文章，均見於第19卷。這些文章分別爲：

《行宮上梁文》、《太原祈雨文》、《鄉賢請還鄉疏》、《總府官請王嗣能主善疏》、《諸儒生請王嗣能主善疏》、《請馬深甫主善疏》、《杜仲茂主善疏》、《東平總管府敦請楊彥廣李伯宗主善府學疏》、《吏學請主善疏》、《濟南府學請李昌道主善疏》、《請裕公和尚住

持疏(四首))》。

(2)比文津閣本《紫山大全集》多出14篇。上述14篇中,文津閣本有《太原祈雨文》,其餘均缺。此外,文津閣本還缺第19卷之《李仲常哀辭》。由文津閣本所衍生的三怡堂叢書本,在收錄作品的數量上也延續了文津閣本與翰林院抄本的差距。

(3)比鐵琴銅劍樓藏清抄本及鐵琴銅劍樓影抄本多出4篇。上述14篇中,鐵琴銅劍樓藏清抄本及鐵琴銅劍樓影抄本均僅缺《行宮上梁文》1篇,但它們卻都缺少其他諸本皆有的《祭泗水神文》、《西冶祭金火神文》、《皇城啓土祀神文》3篇。

於此可見,清乾隆間翰林院抄本在收錄作品的完備度上在現存諸本中最好,但具體內容的質量如何,下文將會把它與其餘版本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抄本並非諸閣四庫本《紫山大全集》的底本(已佚)。那麼,它與《四庫》底本到底是什麼關係?這需要從“詩龕”、“存素堂”的主人說起。

“詩龕”、“存素堂”皆清代蒙古族著名文士法式善(1752-1813)的書堂名。法式善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進士後,很快被派往武英殿,參與《四庫全書》的校對工作。次年又授職翰林院檢討,充任《四庫》提調官。《四庫》閉館後,還負責對入藏文淵閣的《四庫全書》進行復校及對翰林院中修《四庫》時餘留的大量圖書進行整理。可見法式善與《四庫全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1]。然而,在《四庫全書》修成之後,翰林院藏書疏於管理,包括《四庫》底本在內的許多圖書,陸續被一些翰林學士利用職務之便竊取。趙萬里認為,法式善正是其中“不告而取的健者”^[2]。當然,現在並無確切資料證明《紫山大全集》是法式善通過竊取而獲得的。法式善《陶廬雜錄》談到他曾獲得大批《永樂大典》輯本宋元人別集:

十年前,余正月游廠,於廟市書攤買宋明《實錄》一大捆,雖不全之書,究屬秘本,未及檢閱,為友人攜去,至今悔之。又得宋元人各集,皆《永樂大典》中散篇採入《四庫》書者,宋集三十二種,

[1] 阮元《梧門先生年譜》,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2] 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紀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1期(1934年),第103-109頁。

元集二十三種，統計八百二十三卷……書寫不工，似未及校對之本。余維物少見珍，什襲藏之。有人許易二千金，靳弗予也^[1]。

中間省略的文字中羅列了諸種別集之名，其中就有《紫山大全集》。“又得”二字意思含混：是在廟市書攤購得？還是抄得？或是其他手段獲得？令人費解。上面引文所提到的《大典》本宋元人別集，後來歸樊增祥所有。傅增湘《校四庫館鈔本〈雙溪醉隱集〉跋》提到他曾在樊處見過那批書^[2]，其《〈雪山集〉殘本跋》更是盛稱那批《大典》輯本初編本的價值：

余嘗謂《大典》輯出之書，要以得館中初編本為貴，緣尚未經館臣之筆削，則去古猶未遠耳。余昔年曾獲見法梧門藏宋元人集四十種，皆館中初抄本，偶取勘數帙，知其勝於聚珍版本者實多^[3]。

從傅文可知，現存翰林院抄本《紫山大全集》也應屬於《大典》輯本的初編稿本，那麼《紫山大全集》的四庫底本無疑是源自翰林院抄本的一個校定本。翰林院抄本文字錯訛較多，不適合作為校點工作的底本，但在現存諸本中，除去永樂大典殘卷外，仍然最具校勘價值。“詩龕藏書印”、“存素堂珍藏印”、“詩龕書畫印”三方印章，表明了法式善對於翰林院抄本《紫山大全集》的珍視。

在翰林院抄本之後，形成了這樣兩個版本系統：一、對翰林院抄本進行編校而產生的四庫底本以及由之衍生的多種版本所構成的系統，可稱之為“閣本”系統；二、直接抄自翰林院抄本的諸版本及其再傳版本所構成的系統，可稱之為“非閣本”系統。下面先討論更接近於翰林院抄本的“非閣本”系統。

2. 翰林院本之後的“非閣本”系統

(1) 鐵琴銅劍樓藏清抄本

國家圖書館分館普通古籍室所藏清抄本《紫山大全集》，線裝8冊，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無格。卷首有四庫提要、劉賡原序。第2冊首頁及第8冊尾頁鈐有“鐵琴銅劍樓”印。可見此抄本曾為鐵琴銅

[1] 法式善《陶廬雜錄》卷3第2則，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2]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78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 同上，第731頁。按，傅在樊處所見宋元人集實為55種。

劍樓所藏。

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抄本。

元胡祇通撰。原書六十七卷，其子太常博士持所編，今已散佚不存。此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錄出，重加編次，凡賦、詩、詩餘七卷，文十二卷，雜著四卷，語錄二卷。有延祐二年門生劉賡原序^[1]。

該清抄本符合以上著錄內容。從所收作品的數量（見前文）以及筆者的校勘結果來看，該清抄本不會源於四庫底本或諸種閣本，而應該是源自翰林院抄本。但該抄本的文字質量相對較差，且有錯簡現象——第二十五卷“語錄”後4則竄入第26卷之中。其中，後面數卷（“雜著”及“語錄”部分）的諸多錯誤，不知何人曾予以校改。

（2）鐵琴銅劍樓影抄本

國家圖書館主館善本室所藏鐵琴銅劍樓影抄本《紫山大全集》，線裝16冊，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版心下部有“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影抄本”十二字，左欄外側有“臣瞿啓甲呈進”六字。卷首有四庫提要、劉賡原序。每卷首頁書名下有“京師圖書館之印”一方。就版本外觀而言，鐵琴銅劍樓影抄本較好，字體清晰且塗改很少，但實際上質量卻不十分理想。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注意的。

在所收作品數量上，該影抄本和上述鐵琴銅劍樓藏清抄本完全一樣。但該影抄本是否抄自鐵琴銅劍樓藏清抄本呢？表面看來好像不是。首先，鐵琴銅劍樓藏清抄本與鐵琴銅劍樓影抄本在版式上不完全一致，字體也不相像。其次，二者文字多有出入。比如據筆者隨機抽取統計的情況看，僅第四卷就有22處異文，第十八卷有18處，第二十五卷則多達31處。一般說來，這顯然不是影抄本與被影抄本之間該有的現象。

然而，有不少文字，他本所無而為此二本所僅有（限於篇幅，不予列舉），這無疑昭示著這兩個版本之間超乎尋常的關係。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且先來看看一些相關情況。

[1]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第611—61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按，“語錄二卷”誤，應為“語錄三卷”。